

# 橙 周刊

ORANGE WEEKLY

安徽商報

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

A01~A04 版

组稿 / 杨菁菁

责编 / 钱红丽

版式 / 史迎霞

校对 / 解明傲

更多精彩内容  
敬请关注橙周刊公众号  
投稿邮箱 7617402@qq.com



## 一杯早咖啡

杨菁菁

四百杯咖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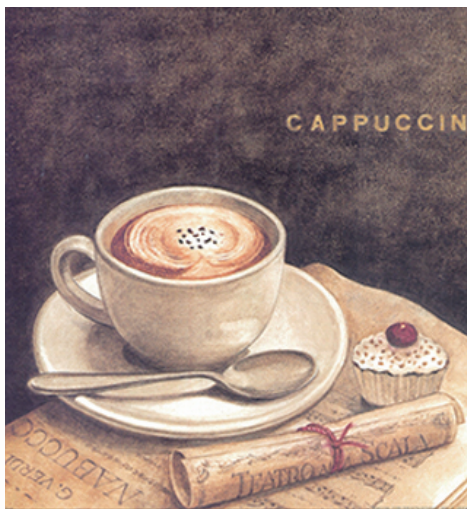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一年的消耗量。早C晚A,我坚决执行了前者。起床第一件事,打开咖啡机,加水,打咖啡。然后才去洗脸刷牙。视季节而定,夏天加冰牛奶,冬天打奶泡。每天早晨这一杯不加糖的咖啡喝下去,才算找回了魂。

这几年流行囤货。别的不说,家里永远有两斤咖啡豆。咖啡茶叶可乐,咖啡因是非常时期的奢侈品。今年失眠日久,医生建议我戒掉咖啡因;还看了一本睡眠专家写的书,激烈抨击了人类对咖啡的依赖,这种成瘾物质,刺激人类大脑,应该尽早远离为宜。我看了之后深受触动,从此调淡了咖啡的浓度,喝茶少放两片叶子。但不能不喝,早上一杯咖啡,差不多是生活中小确幸一般的存在。

我喝咖啡喝茶都不太挑。在家里是自己磨豆,出门在外,胶囊、挂耳、手冲都可以接受,便利店十元钱一杯的咖啡也挺好喝。某知名咖啡馆四十元一杯的咖啡,是很久没喝过了。作为刚需,就必须计较性价比。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,故而平价咖啡品牌,这几年是越发火了。

前些年,身边喝咖啡的人少,喝咖啡多半是午后,类似社交货币一样的存在;或是去咖啡馆和朋友会面。这几年,很多人早上就提一杯咖啡来上班,属于早餐配餐了,喝咖啡的场景愈发生活化。当然,也有懂行的朋友深谙各种咖啡豆的风味以及萃取方式,普通消费者和资深玩家还是有本质区别,一杯加奶不加糖、不太难喝的咖啡基本就能满足我的全部需要了。

从前不喝咖啡时,闹过不少笑话。我读高中时偶然得到了一小包咖啡豆。那时还没有什么咖啡馆,更不懂得打咖啡需要专用的机器。我和小伙伴一起,按照煮红豆的方法,把咖啡豆在水里煮了一两个小时。最后煮出的水,好像也能喝,但是散发着奇怪的味儿。记得小伙伴当时迷惑又无辜的眼神,这就是咖啡吗?我也隐隐觉得哪儿不对,把剩下的咖啡豆束之高阁。



## 生活中有趣的点缀

徐燕

合肥的咖啡馆越来越多了,前几天好友约我,就是在四里河一个叫“不远”的咖啡馆,据说是某巴克的前员工离职来开的,个性咖啡馆,小而美。除去操作收银台,大约十个座位。去了发现,差不多也是满的。喝了一杯馥芮白,味道真的不错,虽然我不懂咖啡,但好喝的咖啡在入口瞬间能体会得到。

咖啡算是消费主义产物吧,进入中国人的平民生活,可能还得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故事讲起。反正从我第一次喝咖啡到现在,差不多三十多年了,只是很可惜,时间不能积累我和咖啡的深情厚谊,我至今仍是咖啡世界的槛外人。到如今,主要还是喝速溶的,估计处于咖啡鄙视链最低级,但,这种不成瘾偏好,也是事如其人,比较准确体现了我在这个世上比较疏离的人设。

中学的时候,咖啡还是一种相当体面的礼品,客人拜访之后,它便被我占为己有。在有考试的早上,我会冲上一杯,然后边喝边快速翻翻要考的那门功课,通常会历史。至今记得一边喝一边疯狂翻资料过一遍的场景,我觉得这神奇的饮料会给我的记忆一个激活的作用。可能是一直不错的成绩,助长了我对这种自我催眠的半迷信,至少用了两三年。

那时,我唯一知道的品种是雀巢,“滴滴香浓,意犹未尽”,真是一句好广告语。那会儿喝咖啡一定不能缺少咖啡伴侣,现在知道了,那白色植脂沫其实就是今天人人喊打的反式脂肪。当时,从苦涩到香甜,真的就在那白色粉沫逐渐溶化的瞬间。

不可救药沉迷速溶,取其方便。即使黑咖啡,也是喝速溶的。有段时间,我们在酒店租了两间办公室,酒店会每天打扫且放置物品,有矿泉水,也有咖啡。水比较容易消耗,大家在出差的时候会拿,但是,咖啡,也就是雀巢小袋的黑咖啡乏人问津,除了我偶尔会喝一杯提提神,其它都被收到抽屉。那几年,我出差的包里,还有家里,到处都有那种几克的小包装,现在想想,那真算得上和雀巢咖啡最为亲密接触的时光了。

后来,认识马来西亚朋友,她们每次来,都会给我带白咖啡,于是,一举跌进这个奇妙世界不可自拔。白咖啡据说是东南亚那边创

出来的一种口味,当然也是速溶,醇厚香远,而且,和我们平时喝黑咖啡总是小小一杯,甚至意式 espresso 只有一口不同,白咖啡是用马克杯来装的,经喝多了。槟城的朋友给我带的是他们当地人最爱喝的品牌,金宝白咖啡,有原味和榛果,一小包 40 克,一大包 600 克,完全超出普通认知,她说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喝一杯白咖啡。后来我们一起去黄山,还有去北京玩的时候,早上都会给我泡上一大杯香浓可口的白咖啡。

去越南旅游之前,对他们的滴滤咖啡深有期待,异乡的第一顿早餐就有这个,但是它比想象中快速得多,就滴成一杯,还令我有小小失望。越南的咖啡是有着自己特色的,口味重,喜欢放炼乳。后来从越南背回的咖啡粉和滴滤壶基本上浪费了,而在我们电商平台上能看到 g7 咖啡,虽很大包,很便宜,销量未见得好,应该说,口味问题不习惯是致命的。

我周围有一圈很讲究咖啡的朋友,在他们面前,我总是做白痴状,因为不懂。在我的朋友计较研磨时光和 costa 之间味道相差很大的时候,我毫无所感。当星巴克的朋友说给我们做新品,我也只觉得哪哪的豆子有些酸不是太习惯,给我普通的就好。最初瑞幸刚到我们这个城市,有很盛大的推广活动,人家通过我的链接去领一杯免费的,也会同时在我的帐户上送我一杯,不夸张地说,我帐上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杯,但是,一直到他们过期,我还有二十多杯没有用完。

如果问起我和咖啡之间的牵系,还真有些迷惑,就是普通的君子之交吧,不论它们叫什么,猫屎也好,瑰夏也好,都是黑色饮料。带咖啡因也好,低因也好,对我都不构成失眠威胁。基本上每天都在喝,不挑剔品牌,也不挑剔形式,极简。现在早上喝黑咖啡多一点,不是说能减脂吗?下午,我肯定是喝一大杯白咖啡,糖分会增加慵懒的幸福感。

不必为自己的咖啡生活命名,它不成其为我的某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也不必拘泥于各种形式的捆绑和流派,咖啡和茶,和牛奶一样,是我生活中有趣的点缀,让我的生活更美好。

本期策划

## 我是咖啡人

本版油画一佚名



上班后不久,有朋友出国回来,给我带了一包咖啡粉。我想当然地倒了一勺,冲上水,发现不对——这不是那种可以溶解的粉末状咖啡,依旧是需要手冲或者咖啡机的!太麻烦了,又搞错了。剩下的咖啡粉又被我束之高阁。

后来,各个品牌咖啡馆在城市攻城略地。人类的饮食习惯改变还是要源于商业。不知道哪一天我喝上了第一杯咖啡,接着就是第二杯、第三杯;后来我买了一个咖啡机;一年后我不满足于喝黑咖,又买了个带蒸汽奶泡的新咖啡机。从此开始了正式喝咖啡的旅程。

有时出差去外地,不是每个酒店的早餐都提供咖啡。没喝到那杯早咖啡,我就会浑身难受。后面我买了一些便携的咖啡胶囊,不得不说,加上奶之后,所有的咖啡喝起来差别都不大了。记得有一年在海外采访,赶早班机,五点钟,太困了。我在机场的咖啡店要了一杯意式浓缩——拿到手发现,仅有五十毫升,杯子迷你,极其浓郁。我一口闷了下去,大概就相当于一个日常喝啤酒的人忽然干了一杯高度酒。那杯浓缩苦不堪言,喝得我心脏怦怦直跳,倒是迅速醒了过来。从那之后,我再也没点过浓缩。

这几年都在双十一囤咖啡豆,三斤五斤的,它们来自印度、印尼、巴西或者中国云南。咖啡的世界贸易流行好几百年了,当 1457 年人类第一家咖啡馆在麦加开张时,谁能想到,在接下来的五个世纪它会风靡全世界呢?

咖啡馆孕育了现代的交易所、沙龙、以及保险公司。它还与海上贸易、黑奴、海盗、殖民息息相关。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大部分手稿都是在咖啡馆里完成的;巴尔扎克一辈子喝了 5 万杯咖啡,《人间喜剧》中的灵感大多都是从咖啡馆里观察来的。贝多芬每天早餐的咖啡里要有 60 粒咖啡豆,得一颗颗数清楚。喝杯早餐咖啡,忽而就和历史产生了联系让人感觉非常奇妙,日常的微物,也是人类历史演进的结果,值得感恩。